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⑪
周駿富輯

大清畿輔先哲傳

(三)

四十卷附
列女傳

徐世昌撰



明文書局印行

文學傳六

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十四

天津徐世昌撰

張湘

吳人驥

張湘字楚山天津人少負雋姿有文名書法尤冠一時與汪舟紀春稱三才子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授江西餘干知縣風骨清峻以廉隅自飭豪猾憚之皆斂迹值郡守某貪黷無行湘鄙之諸所求皆不應然愛湘書必欲得之以爲快湘謾應曰予書非大醉不能工某立召僚佐置盛筵出佳醞自起爲壽坐者皆避席湘獨偃蹇酒酣出絹素迫之書湘舉杯笑曰書易爲顧視其人何如耳若君者吾手可斷書不可得也某變色曰狂奴吾不視爾職非人也湘碎杯於地曰吾三年於此如羈囚待錄求脫桎梏久矣何以腐鼠相嚇耶卒以此罷官囊無一錢惟攜破竹牀附糧船而歸同里姚

應龍爲繪竹牀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藝林傳爲佳話尋改官新城縣訓導湘善爲詩與同邑吳人驥齊名著有大雅堂詩其孫巖棄之成帙梅成棟稱其詩古體發源青蓮奇氣奔放如九折洪流汪洋屈注動宕萬象茫然不見其涯涘嘗爲序而藏之後巖死其藁散佚今所見者一鱗一爪而已

吳人驥字念湖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性倜儻方瞳戟髯體幹修偉善詩詞刻燭立就喜爲駢儷之文竝精繪事工絲竹以材藝稱幼年廣交遊歌場綺席徵逐殆徧文酒之譙無虛日官山東蓬萊歷城諸縣擢萊州知府所至有能名初閭若璩著古文尙書疏證人驥爲梓之行世及入都見惠棟後漢書訓纂定本復獨任校刊之役人稱爲今之汲古主人官山左時於農家獲一銅硯因又自號銅研與孫星衍交最篤收藏金石書畫均精妙風流文采映照一

時後其家燬於火珍祕圖籍及所爲詩文集皆付之一炬人咸惜之時同縣有龍鐸者亦以詩名

王大鶴

王大鶴字子野通州人性孝友博通經史爲文務根柢矩矱先正乾隆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三充鄉試同考官再校禮闈疊典四川雲南湖南鄉試督學河南學政所至輒以得士疊累遷詹事府詹事日講起居注官受高宗特知充上書房師傅授皇四子皇十一子皇四孫讀以親老乞歸上謁東陵駐蹕通州命皇子幸私第恩禮有加焉大鶴品學器識爲海內重而持家接物勤儉寬和周急難掖後進尤見推於閭里嘉慶初丁母憂服闋被召命時權貴尙竊威福大鶴弗善其所爲遂不起卒年七十有一著有嘯笠山房詩集愛吾廬思存藁若干卷

雷鐔

子學

卷二十一

雷鐔字宗彝一字西蒼通州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江西崇仁知縣政聲卓著道光二年重預鹿鳴而其子學詩亦於是年舉於鄉父子前後同科賞賚如例時人榮之初宣宗御極令天下臣民嚴服制之辨八年又申明詔時鐔年八十九矣以爲禮別尊卑嚴內外辨親疏莫詳於服而僭妄者亦於是兆端故古經之義服爲尤重漢唐以來注疏家言服者多有乖誤蓋以禮服之名散見經傳作之者代各異制言之者人各異辭學者苦於龐雜無所折衷因統諸經之言服者縷析而條貫之使之從衡考核皆以無忤竝可因是而得制禮之意焉於是口授學濤學汾諸子成古經服緯三篇竝屬學淇爲之注釋上篇爲目二十原始一首服二冕三弁四冠五首服之等六冕之制飾七統瑱笄紘之等及冕旒形色

之異八弁冠之制飾形色九著冠之次始冠之禮及冠布之升數
武飾十上服之等十一冕服韍舄之等及弁冠服之衣裳韠屨十
二庶人之服制十三裋服之有等無等及長衣中衣之異名十四
齊服之等十五裘襦之等十六帶之制飾十七佩之名物十八通
用之服十九服之不常用者二十也中篇爲目十八內之首服一
內之上服二內服裋衣之異名三內之常服四內服之等五布帛
之酒制六端衣深衣長衣中衣之形制七裳之形制八襦與袍澤
及婦人童子之衣制九韠紳之制十舄屨之制十一服物之異名
十二服色之異名十三服制之變亂十四服制之禁令十五服用
表十六內服表十七服次表十八也下篇爲目二十四喪服之大
凡一喪服之名及衰服之十三等二斬衰三齊衰四大功衰五小
功衰六緦麻七受服十等八免與練縞心喪六等九喪冠之制十

經十一衰裳衣裘之制十二杖十三帶屨十四內之表制十五五服外之衣物十六遭喪變易之禮十七復衣及贈襚之衣物十八銘旌及襲斂之衣物十九大斂之服制二十卜宅卜期之服及飾柩之等魂衣遺衣之用二十一賵贈之幣物及葬時葬後衣服受除之節二十二喪服之變而非常者二十三喪服表二十四也凡三篇之所述以經證經而閒亦取於傳注如虞書十二章諸儒於經文多所牴牾鑄以考工記正之而蛇蟠之義取證於歐陽尚書及前鄭司農裳之尊章在下則取於馬季長周人登火於衣王備升龍降龍則取於鄭康成作繪宗彝則取於僞孔傳如斯之類皆以經有明文擇其可證經者卽用以爲說也又或經無明文散見傳注如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此經之闕文見於鄭君禮注者證以雜記士三旒王制士視附庸之文其說不可易也又如

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此亦經無明文見於王肅書注後出孔傳者也證以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則其說亦有可從如斯之類亦卽以爲說也然亦有經文不備不可強說者如禮服皆有裘裼惟均服無文則缺之又內之六服裏以素沙外之諸服不言何裏則亦缺之又有經文雖具或偶一見而不足爲證者如月令五衣及孔疏十二衣之說則不從之又婦人無裳十四經僅丰詩有裳名此本非正名故亦不從之也其守蓋闕而慎於取裁又如此又鄭康成三禮注行之已二千餘年學者靡不尊守鐫作服諱一準之古經不專主鄭氏故其子學洪注釋中指出鄭君之誤者甚多如冕曰玄冕玄冕亦曰褱冕此本周官弁師玄冕司服玄冕爲說而鄭注玉藻玄端

朝曰立端以祭改端爲冕又謂裊冕爲五冕之通稱誤矣又爵弁
韎弁通曰皮弁亦曰韋弁此本書爵弁傳雀韋弁爲說而鄭注士
冠禮云爵弁或謂之緹其布三十升注聘禮云韋弁服有二其以
韎布爲衣而素裳誤矣又王旒十二此本郊特牲戴冕璫十有二
旒爲說而鄭注弁師云裘冕無旒誤矣又田冠以皮朝冠以布此
本周禮甸冠弁服爲說而鄭注司服云冠弁委貌諸侯以爲視朝
之服誤矣又緇布冠無緹此本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黻爲
說而鄭注玉藻云緇緹是尊者之飾誤矣爵弁紵衣者如立冠朝
服此本檀弓爵弁經紵衣爲說而鄭注讀紵爲純誤矣又齊服有
立端素端吉齊則天子立冕端衣此本周官司服齊服旅賁氏王
齊衮冕爲說而鄭注司服謂其齊服句專言士禮誤矣又韋衣掄
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衣皆袍制無施此本周官內司服六服士

昏禮纁裳緇袍爲說而鄭注昏禮以緇袍纁裳爲衣裳緣飾之名
誤矣又三夫人及三公牧伯侯伯之夫人皆揄狄九嬪及九卿子
男之夫人皆闕狄世婦四命者皆鞠衣女御及王之上士中士侯
國大夫妻皆展衣王朝下士之妻諸侯之妾凡侯國之士妻皆緣
衣此本周官內司服王后之六服外內命婦之脫爲說而鄭注周
禮禮記疑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以下九嬪及王之三孤妻皆鞠
衣王之卿大夫妻皆展衣王之士妻皆緣衣諸侯之臣妻皆分鞠
衣展衣緣衣三等誤矣蓋鄭君禮注有功名教然或與經文拂戾
或自相矛盾不無千慮之一失賈孔義疏每敢於違經而不敢違
注雖明知舛誤必從而爲之辭甚有疏此注則旁引曲證疏彼注
又指摘其非此等體例最誤學者鑄乃會萃經傳作爲此篇蓋以
闡禮意之精微而破俗儒之拘執絕不爲漢宋門戶之見論者歎

其精絕九年學淇注釋成立附釋問及異同表於後是歲鐫年九十說者比之伏生傳經云

學淇字瞻叔號竹卿又號介庵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九年成進士授山西和順知縣改貴州永從縣課士育民俱稱職兩充鄉試同考官通雅之士多出其門二十五年解組歸里學淇邃於經學旁及諸子百家之言嘗自謂讀書好爲討論之學每得一解必求其會通務於諸經之文無所牴牾傳箋注疏取舍多殊然皆期於事理之合著經說十卷周易二尚書三毛詩四周禮五儀禮六禮記七春秋八論語九孟子十孝經爾雅又補遺二卷其爲說也不專主一家言於易溯三易原始謂周易乃伏羲之舊周人因之是爲周易連山者神農之易說本姚信皇甫謐孔穎達羅泌諸人而不從杜子春至歸藏爲黃帝則又以杜說爲不可易又易之

治歷明時謂歷可革而時不可革此可正三統歷附會緯書之謬而卦爻直月直日又以其說出於孟氏費氏焦氏京氏及古五子書則緯書亦不可廢於書申說古今文謂孔安國司馬遷初亦習今文者泰誓雜有今文謂爲今文可爲古文亦可謂爲出孔壁伏壁則不可書序出伏壁非出孔壁故亦非古文其二十八篇之外一篇卽書序此舊說之可信者然書序篇次淆亂舊說止辨及康誥多方成王政諸篇而其實當釐正不止於此乃別據古籍爲詮次之於詩不主刪詩之說謂詩之體律訂於樂正南幽雅頌各有所宜風詩之中亦有雅頌此誼爲傳箋所未及其言周樂九成可考者六據申公詩說而證以左傳樂記之言以勺爲成王誅武庚事據漢禮樂志春秋繁露白虎通而不從傳箋之說而申爲方伯非伯爵相土爲夏方伯則又以箋說爲長於三禮辨經曲之誼謂

經禮三百當從鄭說卽夫子所學所從者儀禮乃六典之一左傳曰是儀也非禮也是也而禮記注之誤說者則辨之如祭法之誤明堂位之誤檀弓之誤以及祭服章服之等皆是於三傳主劉子駿左氏親見公穀傳聞之說謂世無公穀讀左傳而春秋之義可十得六七世無左傳讀公穀二傳疑信何從考質然左氏好言將來往往不驗亦有言已往而亦不符者如衛遷帝邱周之定鼎唐叔之世其年數多不相合其失也誣亦不爲左氏諱於論語考五家三家之異同謂張禹以夏侯魯論爲本取齊論之善者從之於是齊之說合於魯如冕衣裳者見冕者等句釋文謂魯作統古作弁然則今書冕字卽張之宋取於齊者鄭康成以包周所注之張論爲本而以馬孔所注之古論正之於是古說亦合於魯蓋讀正者五十事今見於釋文者二十六皆是以古正魯惟冕字改從弁

此則正齊之事舊謂鄭以齊古正魯非是張氏取正於齊鄭氏取正於古耳然堯曰一章簡脫失次不可盡通以義求之古論分子張問從政以下別爲一篇在此章前魯論因脫去不知命一章遂以從政章附堯曰後合兩篇爲一篇也曰予小子上應脫湯字雖有周親四句上脫武王曰三字周有大賚二句上脫孔子曰三字次在予一人句後此下接所重民食喪祭六字再接謹權量三節證以漢書律歷志藝文志何休公羊注李善文選注竝以所重六字謹權量三節爲孔子之言則古魯兩論互有得失又必籍他書以訂正之於孟子謂趙岐題辭獨得旨趣而考證其書則又以竹書及高誘注國策爲據亦不拘守邠卿也如孟子先至梁後至齊此經之明文據竹書知至梁在惠王後元十六年王卒之前一歲至齊則齊宣王卽位之二年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

或謂先至齊後至梁者誤也又齊人取燕孟子明謂宣王時事史記於齊失載悼子侯刻二代將威宣之立移前二十二年司馬溫公又將宣王卽位下移十年以遷就孟子據竹書知伐燕在宣王七年實周赧王之元年史記移年於前通鑑移年於後皆誤也於孝經謂古文止多一章於齊家治國尙有裨益非同尙書古文倍於今文以僞亂眞也而朱子吳幼清竝刪古文不古不今與劉陶之中文尙書同然古書流傳經千百載轉鈔覆寫難免乖訛苟有眞知確證取而訂之可也一舉而刪之則不如仍舊之善於爾雅謂十九篇是周公所定從張揖葛洪說而游夏之徒更增益之尸倭孔鮒又復廣之則又與揚子雲鄭康成所謂孔子門徒所記釋者其說相通蓋學洪之說經以傳注一義爲主而參酌眾書以衷於是或眾說皆誤而自下己意又必旁證曲引以訂其非此其所